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古时明月系列

山河这般动荡 何处寻才子佳人

名利如同浮云 但只求平静相守

北魏佳人

BEI WEI
JIA REN

红素清
著

这是动荡的北魏王朝 这是千古的人间绝响
一段令人遗憾的错过 一份感人至深的守候
一场残酷疯狂的报复 一片催人泪下的真情

中国文史出版社

北魏佳人

BEI WEI
JIA REN

红素清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佳人 / 红素清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1

(跨度长篇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7034 - 9

I. ①北… II. ①红…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73690 号

责任编辑: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0 字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8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锦绣山河	飞来横祸	1
第二章	千丝万缕	纠葛姻缘	5
第三章	久别重逢	好不开心	9
第四章	天灾不常	人祸难防	13
第五章	大难不死	必有后福	17
第六章	频频相处	情愫暗生	21
第七章	冷暖呵护	无关身份	25
第八章	辗转人心	最是难测	29
第九章	弯弯月儿	匆匆人儿	33
第十章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37
第十一章	不见怀念	见似未见	42
第十二章	有缘相许	无缘相见	48
第十三章	悠然随心	随性随缘	52
第十四章	千山万水	只在心间	56
第十五章	有缘相逢	无缘相续	60
第十六章	待到相逢	许你三生	65
第十七章	平等爱情	无人卑微	69
第十八章	豆蔻年华	情窦初开	73
第十九章	故人还在	岂失情义	77

第二十章	青春难买	爱慕难求	81
第二十一章	你心有我	我心有他	86
第二十二章	过了大年	又迎上元	91
第二十三章	欺我一尺	还你一丈	95
第二十四章	飘飘欲仙	美不胜收	99
第二十五章	灯火通明	人心不明	103
第二十六章	命运弄人	哭笑不得	107
第二十七章	今日一别	后会无期	112
第二十八章	离别之后	方懂珍惜	117
第二十九章	天涯海角	誓死追随	122
第三十章	痴心之人	随处可见	127
第三十一章	历经分离	终见真心	131
第三十二章	不辱使命	重返京师	135
第三十三章	众里寻他	他在眼前	140
第三十四章	一份真情	万分感动	145
第三十五章	再生计策	令其出征	150
第三十六章	初到营地	便遭袭击	154
第三十七章	生离死别	最是煎熬	159
第三十八章	掉入陷阱	浴血奋战	164
第三十九章	此生此世	生死相随	169
第四十章	巧设计谋	逃入密林	174
第四十一章	历经磨难	终返皇宫	179
第四十二章	你的笑容	永留心间	184
第四十三章	为护他人	重回锦华	189
第四十四章	因为关心	所以凌乱	194
第四十五章	姐妹情深	重归于好	199
第四十六章	频频中计	身处险境	204

第四十七章	无故早产	满是诧异	209
第四十八章	动之以情	不幸被罚	214
第四十九章	偶然之中	获得真相	219
第五十章	越是在乎	越是无奈	224
第五十一章	计谋被拆	官职被免	229
第五十二章	齐心协力	废除祖规	234
第五十三章	知道真相	无法释怀	239
第五十四章	另建宫殿	企图报复	243
第五十五章	因为相爱	所以相信	248
第五十六章	彼此相爱	坚贞不渝	253
第五十七章	一年之后	重返皇宫	258
第五十八章	帝王之爱	雨露均沾	263
第五十九章	行动诡异	疑心渐增	268
第六十章	天涯海角	彼此珍重	273
第六十一章	锦华宫内	偶遇毒虫	278
第六十二章	内忧外患	情况紧急	283
第六十三章	爱的力量	无法估量	288
第六十四章	聪明一世	糊涂一时	293
第六十五章	失去至亲	悲痛不已	297
第六十六章	得知真相	搜寻证据	302
第六十七章	天涯海角	比翼双飞	307

第一章

锦绣山河 飞来横祸

正始四年初，宣武帝皇后于氏被心狠手辣的高贵嫔高英和其叔父高肇谋害。其时，后宫乃至朝堂人心惶惶，流言四溅，以于氏亲信为首的部分官员虽满心愤然，却又苦无证据，只得暂时忍让。

一时后宫无主，多事混乱。同年六月，高肇伺机上书宣武帝册封高贵嫔高英为后，其时，百官一半反对，一半支持。这令对高贵嫔谋害于氏早有耳闻的宣武帝颇感为难，只得借口延迟。

工于心计的高贵嫔知晓宣武帝的心思，便为于皇后食素禁荤，亲抄佛经，日夜诵读……宣武帝看其情真意切，又念及她与自己母后的姑侄关系，疑心渐散，于同年七月颁布诏书立高贵嫔高英为皇后，并于同年八月七日举行封后大典。

多年隐忍，高英终于如愿以偿，心里甚是高兴，拿出数年积蓄，大肆封赏，后宫处处欢喜。然而在这一片喜气洋洋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不吉利之事——凤袍突然不翼而飞。

得知消息的高英虽然满是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只得压抑怒火跑到宣武帝处哭诉。宣武帝看着眼前娇小泪人，一边派人暗中追查此事，一边给出她承诺：一定在册封大典前将凤袍找到。

然而大典在即，凤袍之事却毫无消息，无奈之下，宣武帝采纳舅父高肇建议，一道密旨将赶制凤袍这件难事交给了锦绣山庄。

锦绣山庄是北魏最有名气的织绣山庄，相传其实力已远远超出宫中，只是数年来，它却只做私人买卖，从未和皇家官道扯上半丝关系，这一次突然奉命为新皇后赶制凤袍，本是一个谋官生财的好机会，可是这庄主苏月生却是垂头丧气，神色黯然，不停地在屋子里踱步叹气，思索着怎样才能将这件差事完美地推脱掉。

正当苏月生想得入神，咣咣的敲门声突然响起，“谁啊？”语气

中满是烦闷。

“爹爹，是我，香堇！”她捧着茶水，欢快地回答道。

苏香堇是苏月生格外疼爱的独女，听到她的声音，他满面愁容化成丝丝笑容浮现出来，“进来”二字刚出口，香堇已到他面前，先扶着他坐下，然后乖巧地把茶水递给他并为他捶背，看起来好不殷勤。

苏月生对自己这个女儿最是了解，“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句话用在自己女儿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他今时心中有事，也毫无心思和女儿磨嘴皮子，直接道：“好啦，香堇，有什么事情你就直接说吧！”

香堇向来爽快，听苏月生这样一问，也不再做作，只笑道：“爹爹，香堇想负责这次为皇后织绣凤袍一事！”此话一出，苏月生的脸已经阴沉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女儿。

香堇误以为爹爹是因为自己偷听他与别人谈话而生气，慢慢地低下了头，轻声道：“我只是路过时不小心听到的！”

苏月生叹了口气，神色也温和了许多，“好了，香堇，爹爹没有责怪你的意思，只是这凤袍一事，爹爹自会处理，就不用你费心了！”

香堇闻言，赶忙抬起头来，一双眼睛直直地瞪着苏月生，“为什么不用我费心，我可是咱们山庄最好的绣娘，皇后娘娘的凤袍，难道爹爹也敢怠慢吗？”

苏月生一双眼睛瞪回来，香堇才意识到自己的失礼，但是这一次她不认为自己有错，直迎上苏月生的目光，毫不回避。

“够了！”苏月生大喝一声，转过头去，“我看你二娘说得没错，女大不中留，你确实到了该出阁的时候了，以后山庄里的生意你就不用操心了，好好在屋里歇息着吧！”

香堇还未来得及反驳，门已经被打开，一副讨厌的嘴脸迎了上来，“老爷，您终于想通了，昨日李员外还来问我愿不愿意结这门亲事呢，我看他家公子是一表人才，不如我们应下得了！”

香堇一听这话，当即急了起来，转向她二娘，一根手指指着她，厉声道：“你算什么东西，我的事情哪儿轮到你来掺和！”

香堇这样一喝，苏夫人呆愣几秒后眼泪竟也顺势掉了下来。苏月生正是烦躁，看到香堇这样，心里越发不快，“来人，把小姐给我关起来，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放她出来！”说完也不管香堇的喊

叫，甩了甩袖子，夺门而出。

苏月生才走，苏夫人的眼泪就化成了笑容，斜斜地盯着香堇，对着下人嘱咐道：“小姐大婚在即，给我好生看着！”她阴阳怪气的声音听得香堇直恶心，恶狠狠地盯着她，心中有了盘算，反倒不吵闹了。

香堇从小跟着爹爹做生意，心思一向谨慎，她四下打量一番，想要从这里逃出并不难，因为窗户外面就是一棵大树，而她恰巧会爬树。找到这条后路，她也不慌张了，倒了一杯茶，轻轻地抿着。

“这次我可要好好地教育一下我这个‘女儿’。”苏夫人一边不怀好意地笑着，一边打量着手里的喜服，自打她进门，香堇就处处为难她，她巴不得香堇早日出阁，早早地就为她做了这身喜服，没想到这次却排上了用场。

“夫人，我们这样若是被庄主知道了，恐怕不妥吧？”一边的丫鬟质疑道。

“哼，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过是吓吓她而已！”苏夫人知道香堇最害怕的就是出阁，所以便想借此机会好好地吓她一番。

香堇正想着爹爹何时会放她出去，随即便听到门外细细碎碎的脚步声，心下一喜，赶忙跑向门口。岂料却是苏夫人派人抱了一身喜服过来。

香堇脸色一沉，就要关上房门。苏夫人乘机一挡，鬼魅一笑道：“哎，你爹爹已经应下了你和李家的婚事，说是三天后人家就来迎娶，这喜服你且试一试吧！”

尽管香堇极力克制，可还是无法掩盖自己的惊诧，她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自己的爹爹会这样把自己许配出去，只是不住地摇头。

苏夫人自打进门以来，从未看到香堇在自己面前如此难堪，顿时得意起来，伸手拍了拍香堇的后背，“我说香堇啊，以后到了别人家可要收敛一些，不然日子可不好过啊！”

本就伤心的香堇看着苏夫人得意的样子，恨不得变成饿狼，一口吃掉对方，她本只是想想，可是不知怎的，自己居然真的一口咬在了苏夫人的脸上，众人都还未反应过来，苏夫人的一声痛叫便已传出。

香堇清楚自己这次的行为一旦被爹爹知道，将会受到更大的惩罚，估计连逃跑都是难事，不如索性挟了苏夫人逃走，虽不光彩，却可以出口恶气。

说时迟那时快，就在众人还处在呆愣状态时，她的双手已紧紧地遏制住正捂着脸的苏夫人的脖子。此时的苏夫人已不能喘气，更加顾不上脸蛋的疼痛，双手摊开，毫无还手之力。

香堇紧紧地遏着苏夫人，仆人们早已退出路来，香堇加快脚步，只盼望快些走出府门，眼看已到门口，苏夫人的傻儿子却出现在香堇眼前。

“姐姐，你们在玩什么游戏，傻儿也要玩！”他一边啃着糖葫芦一边流着口水，歪着头说道。

香堇平时挺爱逗这个傻孩子的，可是今日却没有心思，只笑道：“傻儿乖，姐姐出去给你买糖葫芦，一会儿可别让他们跟来啊！”说完冲着傻儿一笑，将苏夫人往里一推，拔腿就跑。

傻儿一直重复着香堇的话，本是要挡着正欲追出去的仆人，可是一看到自己倒在地上的娘亲，他又忘记了香堇的嘱咐，一群人箭一般地追了上去。

四周光秃秃的一片，眼看就要被追上，香堇只得拼命地往繁华街道处跑。她借着身躯娇小，敏锐地东躲西闪，总算是拉开了些许距离，谁料不过喘口气的工夫，人又追了上来，无奈之下，只得迅速地闪进眼前的店铺。

可是一抬头，香堇就后悔万分，这店铺除了几个脸朝上的人儿什么也没有，比方才走来的马路还要亮堂。眼看追她的人就要过来，香堇也顾不得别的，眼睛一闭，紧紧地抱着离自己最近的人。

香堇只觉得一晃，睁开眼，自己居然被对方反抱着转了个圈推开了，而更可气的是那个陌生的男子居然还色眯眯地看着自己，她还未来得及打量那人，便听道：“你们这边，我们这边……”紧要关头，她只得心一横，顺势吻上眼前那陌生男子。

第二章

千丝万缕 纠葛姻缘

风花雪月之事，香堇从未接触，也不懂其中奥妙，她只担心自己被发现，便用尽全力往对方的脸上贴，嘴唇蹭在对方的牙齿上，难受极了。

想来那男子也觉得难受，索性循序渐进，手慢慢地搂着她的腰，温润的唇瓣轻轻地啄着她的唇，香堇察觉到异样，脸颊顿时泛起红晕，一把推开了他。

四目相对，香堇更觉尴尬，看到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她拿出钱袋，取出一锭银子放入他手中，说道：“我们银货两讫！”

男子被她的行径逗得开怀大笑，香堇回头，“你笑什么，难不成嫌银子少？”

男子正欲说话，抬头却看到自己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元福赶了回来，径直往前走去，香堇看他不答，一把拉住，那男子一推，她稍稍后退，手顺势扶在墙壁的一幅画上，她却不曾留意，抓着画轴就往前追去，只听咔嚓一声，画被撕开。

“画！”随着元福的惨叫，几人的目光都投了过去，香堇这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画舫，立刻弯腰去捡，谁知男子的手和她同时伸出，画再次被撕成两半。

香堇还不曾有机会道歉，手中的画已经被对方抢了过去，“对……”三个字还未说完，男子已经转向元福，“怎么样，打探到消息了吗？”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香堇再次走到男子的面前，真诚地说道。男子之前的笑容不再，阴沉着脸不去理会她，只向元福投向询问的目光。

香堇万分郁闷，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了他，虽说是弄坏了那幅

画，却也并非有意，看着他的苦瓜脸，她也不想多费口舌，将自己的钱袋递给他，“对不起，我也不是有意弄坏这幅画的！这些就当是我买下那幅画了！”

那男子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将那些银子放到元福的手中，“出去赏给那些乞丐吧！”

香堇一听，万分恼火，就要质问对方，元福赶忙拉住她，附到她耳边，“我家公子能收了你的银子已经是万幸了，赶快走吧！”

香堇望了望四周，天已经灰蒙蒙的，她也怕家仆再回来找自己，白了一眼那男子，便起身离去。

“怎么样，可打探出什么消息来？”男子再次问道。

元福摇了摇头，拿出那块玉佩，“整个京师小的已经打听遍了，只是无人认识这个玉佩！”

男子接过玉佩，把玩了一会儿，轻轻叹气，元福看他如此，便出言相劝：“公子，或许这作画人并非在京师之中，依我看我们还是先早些面见皇上，藩王私自入京，若是被有心人知晓，怕是又要惹祸上身了！”

男子好似没有听到元福的话，转过身，将方才撕开的画儿在地上铺开，取出腰间佩剑，漫漫飞舞，不过数下，地上便展现出两只蝴蝶，配着那画中风景，真是别有一番滋味。

他仔细端详一会儿，将那画儿捡了起来，“老板，这些画我全要了！”

“公子，我们……”

他伸手止住元福的劝阻，抱着那些画好似宝贝一样缓缓往外走去，就要踏出店门，老板突然开口：“公子，留步！”

他顿足，老板上前，“公子既买了这么多画，不如留个姓名吧，万一这托我卖画的人问起，我也好有个答复啊！”

“你不是说这托你卖画的姑娘每次来都蒙着面纱，也不说话的嘛！”元福质问道。那老板正欲解释，男子却返回店内，他看了看四周，拿了笔墨，在墙壁上又是一番挥舞，不过一会儿工夫，一幅春暖花开的庄园图已出，让人赞不绝口。

“不知那托你卖画的姑娘何时还会再来？”他问道。

老板轻笑，“她每月来一次，每次都是在初三！”他一听，欣喜若狂，“当真？”

老板笑着点头，“十年来都是这样的！”他放声大笑，眉宇间满

是欢喜，差元福拿了银两给老板，并嘱咐道：“若是那姑娘看到墙壁之作问起来，你定转告她午时之前我定会在这里出现的！”老板再三应承，他才放心离开。

不过刚刚戌时，街道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已经泛起。香堇独自一人走在大街上，肚子饿得咕咕直响，身上已无分文，珠宝首饰亦不敢轻易拿出，只得忍饥挨饿。

夏日的夜晚总是热闹，街道上处处飘散着美食的香味，冲击着香堇的鼻子，她驻足闭眼，深深地吸允一口，“好香！”然后大摇大摆地离开，注定不属于的东西，她向来不会留恋。

灯火一点点熄灭，徐徐的晚风阵阵袭来，一丝丝凉意沁入心底，香堇用双臂抱着自己，看着一家家的客栈，顿顿脚，又离开。

寂静的夜，时不时有一两个醉汉经过，倒也吓得人心惊肉跳，香堇看着前面大大的客栈招牌，一步步地走了过去，还未靠近，已有人上前询问：“姑娘要住店吗？我们这儿刚好剩下一间上房！”

香堇唯唯诺诺地点了点头，老板一边将她往里拉一边诉说着她这里如何优秀，香堇不好意思打断，待她说完，才吞吐道：“老板，我没有钱，我……”

只一句出口，老板已经变了脸，几句难听话脱口而出，还差伙计赶她出去。香堇大声喊道：“我可以帮你做工的……”可是不管她喊得多大声，还是无情地被推了出去。

香堇嘟着嘴，只能眼巴巴地望着叹气。

“哎哟，这姑娘不是没银子住店被赶出来了吧？”阴阳怪气的嘲笑从香堇的背后传来，香堇转头，居然看到今天在画舫的那个男子，此时他的眼角泛起戏谑的笑容，和初见时倒有几分相像，不过想起他高傲不理自己的样子，香堇就来气，哼了一声，转过头去，“屋里太闷，我只是出来透透气！”

伴随着男子的笑声，几声熟悉的“小姐……香堇……”一同传来。香堇一愣，没有想到这么晚了爹爹还在找自己，既心酸又心痛。

男子好像看出其中缘故，轻轻一笑，往店铺里走去。香堇看着远处的火把，转过头跟了上去。

“公子！”元福看了看跟来的香堇向那男子示意。男子嘴唇微微上翘，差元福拿了银子给老板。

尽管香堇一直低着头，老板还是认出了她，又欲赶人，香堇正想着怎么说服老板收留自己一晚，没想到那男子却抢了先，“老板误

会了，那是我家娘子，绊了些嘴，所以独自跑了出来，给老板添麻烦了！”

老板闻言，赶忙换了一番嘴脸，对香堇百般殷勤，香堇瞪大眼睛，却无从解释，只得任由老板误会，跟着他们走了上去。

香堇前脚离开，苏月生后脚就进来打听她的消息，她只能呆呆地站立在那里，目送着爹爹离开。

“我说小娘子，快点跟上啦！”男子催道。

香堇哼了一声，没好气道：“我姓苏名香堇！”

“哦，原来是香堇娘子哇！”男子继续逗她。香堇虽不在意一些虚礼，可是她一个未出阁的姑娘一直被别人娘子娘子地叫着，也羞得慌，轻轻低头，转移了话题，“我们几次相遇，也算是有缘，不知公子怎么称呼？”

他一愣，一路上总让元福公子公子地叫着，却也没有给自己想个名字，元悻这个真名自是不能说，想着自己被封为清河王，便笑道：“我姓元名清河，你可以叫我元相公也可以叫我清河相公！”香堇低着头，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声臭美，一边从床上抱了被子一边道：“清河公子，今日多谢你为我解围，来日香堇必当报答！”

元悻看着香堇把抱着的被子铺到地上，以为她是要让自己睡到地上，一边顺势躺上去一边戏谑道：“怎么，你这是打算报答我？”

香堇一笑，“你们收留了我，我怎能让你们受委屈，今日我在这地上睡一晚也就过去了！”她才刚一说完，肚子就咕咕地响了起来，赶忙捂着肚子，这才想到自己这一天都未曾吃东西了。

第三章

久别重逢 不开心

本在细细打量香堇的元悻听到这声响，扑哧笑了出来，香堇斜眼看了看他，低声道：“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元悻看她如此，只觉得可爱，叹了一口气，“我也正巧饿了，下去找些吃的来！”

元悻只下去片刻，香堇却已熟睡，饶是太累，他几番摆弄，她也不曾醒来。他看她如此，只轻声叹气，小心翼翼地将她抱到床上。而躺在地上的他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索性来到香堇旁边，仔细打量起她来，虽不是倾城倾国，却也五官精致，小巧可人……看着看着，不知何时，他竟也睡着了。

一觉醒来，已是辰时末刻，香堇眯了眯眼，方才看到身边的男子，顿时大叫起来。元悻被吵醒，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在床上睡着了，揉了揉眼睛，轻轻一笑，“叫什么啊，香堇娘子！”

香堇赶忙起身，看到全身完好的衣服，才松了一口气。抬头看他，仍是一副玩世不恭、毫无所谓的样子，她莫名反感起来，“男女授受不亲，请清河公子自重，以后莫要这样叫我！”

“呵呵，大不了我娶了你便是！”他不知为什么对方会突然介意起这个称呼来。

本是一句玩笑话，香堇不知怎么却认真起来，羞答答地低下了头，声音也万分柔和，“公子切莫瞎说，缘分这东西最是奇特，再说了就算我们彼此愿意，也要爹娘做主才是啊！”

看香堇认真起来，元悻倒觉得有趣，微微一笑，不再继续这个话题。届时，饭菜已备好，元福前来通报，香堇狼吞虎咽吃掉了一大半，抚了抚肚子，万分惬意。

元悻看着她的吃相，收回诧异的目光，又吩咐元福将昨日她的

钱袋还给她。香堇再三推辞，他却直接放入她手中，“你一个姑娘家还要躲着家人的追赶，没有这个怎么生存！”

香堇知他们是要与自己分开了，心里竟有些不舍，将银子收了起来，道了一声“谢谢”，率先起身离开。

元福看着香堇的背影，叹道：“这姑娘倒是奇怪！”元恹笑了笑，香堇确实和他见过的女孩不一样，不过他还有正事，没有时间细细研究这个女子。

别了香堇，两人各乘一马，火速往皇城方向奔去。入了皇门，不曾歇脚，就急着往书房奔去，却不想在半路遇到了高肇。元恹轻蔑一笑，大步向前，高肇虽早已看清他的模样，却仍装作眼花，揉了揉眼睛，再三打量，才大惊道：“这不是清河王嘛！”

“国舅爷甚是悠闲啊！”他满面不屑地回答。

“哎哟，若是老臣没有记错，王爷此时不是应该在清河郡吗，怎么……”高肇话还未说完，元恹便径直从他身边走过，只留下一句：“国舅爷还是管好事情吧！”

高肇看着走远的元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愤愤道：“好你个元恹，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

本是午间歇息时间，宣武帝却还在看着奏章，门外只一位小厮守着，元恹示意元福前去通报，不一会儿，宣武帝便亲自出来相迎。

看到宣武帝出来，元恹赶忙上前行礼，“清河王元恹见过皇上！未经皇上允许，提前进京，还望皇上恕罪！”

宣武帝看他如此，赶忙扶起，“四哥，快起，如今封后大典在即，朝廷正是用人之际，你这时回来，真是再好不过了！”

宣武帝拉着他嘘寒问暖一阵，这才说起近日朝堂上的烦心事：“于皇后病逝，以于延老将军为首的大臣都误以为是高英所为，所以朕这次册封高英好不为难啊，朝中半数大臣虽不言语，却是打我心里反对，如今连凤袍都没了着落，着实让朕头疼啊！”

元恹虽不在京师，但是对于皇后病逝一事也颇为怀疑，加之高肇声名狼藉在外，对高英也心存怀疑，本想探探宣武帝口风，如今看宣武帝的模样，竟是对高英深信不疑，心下也不打算再问下去，只笑道：“不知微臣可做些什么？”

宣武帝连连叹气，“如今，凤袍一事毫无着落，朕虽然下了密旨给锦绣山庄，但是锦绣山庄一向和我皇家并无来往，我始终不放心啊，不知四哥愿不愿意帮朕盯着此事！”

看着宣武帝恳切的目光，元怱丝毫不曾犹豫，赶忙行礼应下此事，宣武帝一阵感动，起身扶起他，“四哥，你对朕的好朕今生都铭记在心！”兄弟两人又说了一会儿话，元怱便请辞去锦绣山庄，宣武帝也不强留。

出了殿门，元福便开始抱怨：“你堂堂一个王爷，皇上怎么让你去监管凤袍一事呢，真是的！”

元怱看了元福一眼，摇头叹气，“你呀，真是不长进，也不想想这其中奥妙。凤袍此时丢失，定是有人有意为之，皇宫守卫森严，那人都能不留痕迹地将凤袍偷走，更何况一个锦绣山庄呢！”

元福恍然大悟，“这么说来，皇上是派王爷去保护锦绣山庄，而不是当监工啦！”刚说完这句话，他又疑惑道，“可是皇宫里丢了凤袍就那么难查吗，这么久了居然没有一点线索？”

元福这句话算是问到了元怱的心坎里，他也总觉得皇上是在有意护着那偷凤袍之人，只是他更加不明白皇上为何将新风袍织绣之事交到宫外，正要顿足细思，却听到远处亲切的喊声：“元叉啊，元叉啊……”他从小嘴巴子就厉害，像尖叉一样，所以被将军于延起了这个绰号，如今听到这熟悉的称呼，不禁一喜，“于叔叔！”

数十年不见，当年英俊威猛的于叔叔已经苍老许多，只是英雄气度还一如既往，久别重逢，两人万分激动，抱了又抱，方才说话，“孩子啊，你不是才刚回来吗，看这样子是又要出去了啊？”于延疑惑道。

元怱轻笑，“皇上派我去盯着凤袍一事，等忙完了这，我定去叔叔府上拜访！”

于延闻言，笑容僵在了脸上，愣了愣，“皇上……皇上派你去锦绣山庄？”他这才刚说完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言，赶忙笑着对正看着自己的元怱解释道，“我也是听说的，你也知道没有不透风的墙，虽是密旨，却也不能保证无人知晓啊！”

元怱一笑，方才的疑惑总算消散，“元怱知道，叔叔最是仗义，自然不会陷元怱于不义，是吧？”他俏皮地眨了眨眼，于延也频频点头，“那是，那是！”

别了于延，元怱便哈哈大笑起来，元福却是抓着脑袋想了好久才明白过来，“王爷，我知道了，宫中的凤袍是于老将军偷走的！”

元怱赶忙伸手捂住元福的嘴，“小心隔墙有耳！”元福频频点头，仔细环顾了四周，不再说话。虽是马不停蹄，两人到达时也已是申